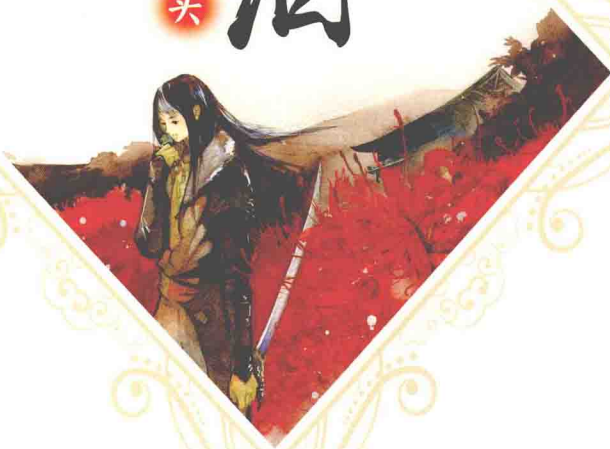


情人泪

QING
REN
LEI

岁
月
尽
头



君一
华度

HUA

也许我会忘记你。
你一定要找到我。
直到岁月尽头，就算天地颠倒，沧海破败。
任，只要你还爱。

APPTIME
时代出版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北京时代华文书局

情人泪

QING
REN
LEI

岁月尽头

一度君华
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情人泪·岁月尽头 / 一度君华著. — 北京 :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, 2014. 1
ISBN 978-7-80769-195-2

I. ①情… II. ①一… III. ①言情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293891 号

情人泪·岁月尽头

一度君华 / 著

出版人 田海明 周殿富

策划编辑 秦 瑶

责任编辑 徐敏峰 侯芙瑶

装帧设计 姚姚工作室

出 版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<http://www.press-mart.com>

时 代 华 文 书 局 <http://bjsdsj.com.cn>

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外大街 136 号皇城国际大厦 A 座 8 楼 邮编: 100011

发 行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图书发行部 (010) 64267120 64267397

印 刷 东莞市信誉印刷有限公司

规 格 695mm×995mm 1/16

印 张 19

字 数 320 千

版 次 2014 年 1 月第 1 版 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80769-195-2

定 价 32.80 元



情人泪

· 岁月尽头

CONTENTS

目录

第一章 似曾相识魂梦里 /001

一个生灵与另一个生灵的相遇是千载一瞬，分别却是万劫不复。茫茫人海中，相遇是缘起，相识是缘续，相知是缘定。

第二章 月影独照空寂寥 /023

自相识以来，一直都是它在照顾我。我除了红口白牙地说爱它，其实什么都不能为它做。我记得和它在一起的每一刻，我一直记得。我曾经那样快乐过，早已足够。所以现在不管它怎么选择，留还是弃，我甘之如饴。

第三章 尽得轮回难破晓 /045

我和它在一起的日子，每一刻都弥足珍贵。我很贪心地想把这种日子延长些，再延长些。可是我又无能，想不出更好的办法，便只能如此治标不治本了。

第四章 昨夜个人曾有约 /065

以前，我总是独自一个。后来有了你，我觉得有个人可以玩，真好。再后来你学会了写字，我觉得有个人可以聊天，真好。

第五章 梦里君颜入枕前 /085

它怕惊着她，索性不回答，坏坏地露了寸许的僵尸牙“啊啊”地逗她，那冰凉尖锐的触感让她笑着直躲，玩闹之后也就把初时的问题给忘了。

第六章 忆梅人是江南客 /101

海滨的夜似乎永远都泛着水雾，海浪亲吻着沙滩，海潮涨落的声音都淡却，她歪头，娇媚一笑：我是魅。你呢，今世的你……又叫什么名字？

第七章 眉眼盈盈忆君心 /119

你知道我活了多久吗？你知道我和他相识了多久，又分离了多久吗？你能数清海边沙滩上每一粒黄沙吗？当回忆像生命一样漫长，那些过往的狼狽与辉煌、仇怨或缠绵，人已经忘却，唯有神依然念念不忘。

情人泪

· 岁月尽头 CONTENTS 目录

第八章 十八年来堕世间 /135

你不是一直想要活着吗，现在你就活着了。所以你会希望，所以你会发现你还有许多求而未得的东西。其实活着，就是达成或者错失一个又一个渴望。

第九章 桃花依旧笑春风 /163

他踏着这银浪细沙缓步而来，银发长长如若流光般垂至腰际，眸若沉碧，内中似有奇异的纹路，深深浅浅流转不定，使人不敢直视。身上一袭术法凝结的黑衣随夜风翻卷飞舞，隐约漾出火焰般的浮彩。

第十章 何缘交颈为鸳鸯 /189

这世间万般承诺于我而言皆可背弃，唯有她，任何要求，只要她讲，我便不敢相忘。

第十一章 流年时忆君情笃 /207

它数千年清修，好不容易能有今日成就。巧儿不能帮它已是憾事，又怎么能成为它的负累？少景道长，巧儿一生不识人恩，至现今连父母模样都已记不清。也许这样说很自私，但是这三界于我而言，不比它珍贵。

第十二章 十年生死两茫茫 /231

应龙上神，你活了很久，但是你仍然不明白爱情。在天下人和我之间，我信天下人。在天下人和它之间，我信它。

第十三章 谁念西风独自凉 /253

人类的轮回，代表一切爱恨情痴的终止。前世的因果，早已止于前世。你寻找的不是我，只是你记忆中的巧儿。可是你有没有想过，你千方百计想要追寻的，只是她的记忆与情感，你们相识相知的回忆。

第十四章 只应碧落重相见 /265

贡兮临死时曾经问过我一个问題，她问我她这一生值不值得。初时我觉得不值，她本可以成仙，脱出六道轮回，免生老病死之苦。可是现在我倒觉得也值，若他日你我身死，谁会伤心至此？

第十五章 岁岁年年长相见 /277

我不难过，我一定会找到你的。我会种好苹果树，捡许许多多的贝壳，我会静候每一次轮回，就算是岁月尽头天地颠倒、沧桑破败，只要我还在，只要你还爱。

第一章

似曾相识魂梦里

一个生灵与另一个生灵的相遇是千载一瞬，分别却是万劫不复。茫茫人海中，相遇是缘起，相识是缘续，相知是缘定。



巧

儿醒来的时候眼前一片漆黑，只看见上方一双眼睛狼一般泛着莹莹绿光，距她不过一尺。

她伸手去触摸，倒不是她胆大，而是她小时候一场高烧烧坏了脑子，也不是说多傻吧，就反应比正常人慢个几拍。

她的手在面前生物的脸上摸索，隐约可以辨出这是一张男人的脸，只是入手的质感冰冷坚硬，并没有丝毫活人的生气。

指头滑过男人唇边，触到一颗冰冷的獠牙，指腹在獠牙尖部摩挲了两下，确定那牙端很是锋利。

巧儿缩回了手，这才想起很多问题，首要的当然是——她在哪里？这个男人是谁？

她还没想明白，那两颗长有寸许的獠牙却是慢慢地缩了回去，那男人慢慢俯在她身上，肌肤寸寸相贴，在闷热的棺中倒也降了几分暑气。

巧儿的大脑还在努力地分析事情的始末，她睁大双眼努力想看清眼前人形物的模样，无奈光线实在太暗。

倒是这只“人形物”对她充满好奇，拨弄着她的头时而往左，时而往右，玩得不亦乐乎。

巧儿想问它是谁，一开口它就发现她下巴以上这个地方原来是能打开的，于是很顺利地掰开了她的嘴，长长的食指在巧儿的牙槽滑过，带着微腥的味道。巧儿用手去推它，却哪里推得动？

它将她的牙齿每颗都摸了一遍，似乎觉得舌头很好玩，于是伸手去拨弄她的舌头。

巧儿看不清它，生怕它将自己的舌头给拔了，全身绷得紧紧的，一动也不敢动。

半晌，它终于玩腻了，抽出手指，也不擦口水，便在巧儿身上摸索。巧儿有些害怕，许久才壮着胆子问：“你是谁？”

声音一出，身上的人形物动作一顿，注意力又转到她的嘴上，再度掰开，又伸指头进来研究了一阵。

它的指头探到喉咙，在巧儿要干呕时撤了出来。巧儿伸手也将他摸索了一遍，那确实是个男人，而且身材非常高大，只是全身坚硬如铁石，触之如同铁铸的假人。

“你是谁，我怎么会在这里？”巧儿有些害怕，而它却似乎并没有听懂她的话，只俯了身子，将头搁在她的颈窝里。

巧儿用手去推它——它实在太沉了：“你起来，你到底是谁？”

它似乎很不满被骚扰，龇了牙就低吼了一声，颇有些野兽威吓的味道。巧儿便不敢再吵它，黑暗让她恐惧不安，胆子也小了很多：“你压着我了……”她小声道。

那“人形物”却是又低头在她身上趴下了，寒意森森的獠牙偶尔碰在她的脖子上，最后慢慢地缩了回去。巧儿不敢再动，它便也没其他动作，静静地趴在她身上，似乎睡着了。

黑暗中，巧儿也不知道时间过去了多久，在感觉自己快被压扁的时候，棺材盖被打开了。两个人本是准备拉她出来的，一见她睁着眼却吓了一跳：“师父，这女人还活着？”

巧儿拼命将身上的“人形物”推开，手脚并用地爬出了棺材，不料很快被棺外二人抓住。

“师父，这僵尸居然没有吸她的血，莫非僵尸也有吃素的？”

巧儿这才看清，眼前二人均是道家打扮，眉目间却无道家人的闲淡祥和。稍老一些的道人更带了些狠厉之色：“僵尸只有天地灵气不够的时候才吸食人血，如今这里山灵水秀，它自是不必吸血为生。”

“不想吸血它又把这个女人抱得死紧？莫非僵尸也好这个？”

“你懂什么！”老道冷着脸：“僵尸属阴，未破体的处女身上阴气重，它自然喜欢。”

言毕，他抬头将巧儿从上到下打量了一番：“也罢，既然它喜欢，就一起养着吧。也免得这丫头放出去后多嘴。小四，”他将巧儿扯过来重新丢进棺材里，吩咐自己徒弟：“去拿些水和干粮什么的放在这里给她备着。”

那个叫小四的小道士下去准备了，老道冷眼看着巧儿，“敢踏出棺材一步，贫道便放了你的血喂它！”

巧儿瑟缩了一下，这才发现这里是个山洞，外面明显是夕照时分，有阳光斜照在洞口，偶尔有山泉流动之音。

想来这道士说得倒是不错，这确实是个山灵水秀的地方。

棺中之物现在一动不动，它俯趴着，巧儿看不到它的脸，只看见它身上的衣物已经不知道过了多少年，早已裂成碎片，看不出本来面目。

从这个角度，她能看到它近乎光裸的背、臀，先前听他们说起它是僵尸，她这时候方才觉得可怕，慌乱地往一边挪了挪，想要离它远些。

但这棺材实在狭小，她并不能避它多远。

那个叫小四的道士拿了些粥、馒头之类食物进来，巧儿战战兢兢地接过一碗粥，她睡了不知道多久，肚子自然也饿了。所以此刻虽然害怕，却仍是就着粥吃了两个馒头。

两个道士的注意力却明显集中在棺材中的僵尸身上。

“师父，我们晚上是不是再开坛作法试试？没准送了他个女人，他就愿意受驱使了呢！”小道淫邪地打量了巧儿一番。

老道却只是沉吟，这里本是一所道观，后来为一些心术不正的道人所占，历代均养有僵尸，时常作法驱使，放下去骚扰村民。

民众惊惧，自然得上山请道士们驱鬼降妖，所以这地方虽然偏僻，观中香火却是极盛，生意十分兴旺。

这老道便是此间观主，字号冲灵道长，后山养有僵尸五具，白僵两具，黑僵一具，跳尸一具，均能作法驱使，唯独这具僵尸，怎么作法也不为所动。

几次开坛作法失败之后，冲灵道长也存了些恼怒之意，考虑着是不是灵气不够，

于是命人下山捉了一名处女前来喂养。

人是捉来了，它却并不吸食人血。

老道在棺材前负手踱了半天，突然脸色一变——莫非他不是以作法驱使的？

他命小道人取来符纸、朱砂，在上面写了几个大字置于棺前，小道人有些不解：

“师父，这是什么？”

老道挥手示意徒弟离开：“平时让你用心学，你的心都用到狗身上了？这是殄文。”

“殄文？写给死人看的字？嘿嘿，师父，还是您高，从来没听说养个僵尸还写字给他看的！”

“你懂什么……”

两个人渐渐去远，巧儿坐在棺前想了一阵，觉得自己还是应当逃走！

她爬起来，正准备翻出棺木，突然足踝似被铁爪一扣，一股大力重新将他拖入棺中，棺盖毫无预兆地重新合过来。

她吓了一大跳，所幸棺盖并未合死，棺中僵尸冲她龇了龇牙，威慑地吼了一声。她仍被它扁扁地压在身下，过了半晌，她实在忍不住，轻推了推它：“喂……你……你先放开我，我……”就算明知道眼前不过是一具僵尸，她仍红了脸，声如蚊蝇：“我内急。”

无奈那僵尸明显听不懂，更不可能明白何为“内急”，它死死压着她不许她动。巧儿又忍了一阵，憋得脸红脖子粗，终于受不了了：“快放开我！”

她正死命挣扎间，外面暮色已浓。

新月渐升，那僵尸竟自掀了棺盖，自棺中直立而起，它行动极是迅速，巧儿甚至没看清它的动作，定睛一望时它已经站在山洞口，径直吸收着月华。

巧儿终于出了棺材，直接就奔向山洞外，她急于如厕。不料刚冲到山洞口，那僵尸已将她一把捉住！

月色下她看得清楚，那僵尸獠牙外露，狰狞凶恶。

她反应本来就慢，连惊吓也稍迟些，也幸得如此，否则怕是当场便要换条裤子了……

山洞出不去，巧儿实在是憋得慌了，也不管它在，在山洞中急急寻了一个角落，就地蹲下，匆匆解了裤带，便解决起来。

那僵尸也不再管她，自己在洞口月光下吸食吐纳。

山间夜半十分静谧，满月如盘，洒落一地银辉。偶尔有小鸟惊起，林中几声低鸣。

巧儿在洞中活动了一阵，吃了两个馒头，喝了点水，后来也觉无聊，她在洞口探头探脑，试了几次，看僵尸没反应。她壮了胆子，猛地蹿出去，那一下已经是她动作的极限，但是人还没出山洞，颈后领子一紧，已经被一物给攥手里。

月色下那僵尸獠牙森森，颇有几分可怖，她看了它半天，恐惧一点一点地堆积，可是等到反应过来时已经叫不出来了。而那僵尸明显异常愤怒，不断地龇着牙冲她低吼。

巧儿看着那张脸，不知怎么的就想到了村口的大黄，在咬人之前它也这么着……

那僵尸捉住她吼了一阵，转身快步将她拎到棺材面前，往里一掷，他一转身巧儿便爬起来，正欲再翻出来，那僵尸却也学聪明了，就一手推了那棺盖，啪的一声——给盖结实了。

棺中气孔不大，巧儿哭了一阵便觉难受，不得不安静下来。及至僵尸开棺进来时，天刚破晓，它似乎出去过，脚上还沾着新泥。

棺中闷热，它仍是紧压着巧儿躺下，棺盖未再合严，空气能够及时流通，巧儿觉得好受了些，只是它太过沉重，压得她喘不过气。

许久没睡，这次巧儿迷迷糊糊地睡了过去，只是胸前、身上如压磐石，难受得紧。

再次醒来时，外面的饮水和食物已经被换过，那冲灵老道乐得手舞足蹈：“昨晚河东村真的闹鬼了，它竟然能看懂殄文，这次捡到宝了！”

那叫小四的小道还不解：“从没听说过僵尸还识字的。”

冲灵老道心情甚佳，很乐意跟自己的劣徒解释：“这些东西的道行越高，就越容易沟通。你看那些黑白僵煞，那都是死物，而真正有灵性的东西，都是有些道行的。”他伸手抚着棺中僵尸，珍视之意溢于言表：“宝贝，稀世珍宝啊！”

小四依旧半信半疑，见棺中那僵尸依旧死死地趴在巧儿身上一动不动，他伸手摸了摸那冰冷坚硬的皮肤，它看上去跟一般的僵尸并无不同：“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……”

冲灵老道的心情确实是很好的，以至于这夜，巧儿在饮水和食物旁边竟然发

现了两套女子的衣裳。

她身上衣服多日未换洗，当下便忙取了来，在山洞月光难至的阴影中摸索着换了。对换下来的这套，她却犯了难——那可是连肚兜都在里面呢，总不能就丢在那里吧？

那僵尸仍旧堵在洞口，巧儿抱了衣服，试图和它沟通：“喂……”她扯扯它。那僵尸半晌才转头看她，她举了举手中衣服，又比画了个搓洗衣服的动作：“我找个地方，洗衣服。洗——懂吗？”

那僵尸又转头去吸食月光，明显是不懂。

巧儿抱着衣服往外冲，又一次重新被丢进了棺材里，僵尸撑着棺材口咆哮，十分愤怒的样子。它一发怒，十指指甲便长出寸许，尖尖的呈死灰色，十分可怖。

巧儿又急又慌，只得紧紧缩在棺材里，它吼了一阵，又欲盖上棺盖。巧儿闻着自己身上的汗酸味，抱着自己的脏衣服，夏天本就易生汗，想着还要这么过不知道多少天，她鼻头一酸，就坐在棺材里抹泪。

哭得一阵，却见那僵尸颇为好奇地看她，伸手过来拭了她挂在眼睑的泪珠儿，细细地打量了一阵。

巧儿重新爬到它面前，仍旧扯了它低声道：“我不逃走，我要洗衣服，我要洗澡，身上真的太脏了……”

那僵尸瞅了她好一阵，一双眼睛绿光莹莹，很是恐怖。巧儿想了半天，终于扯了它的手往外走，那僵尸便跟着她。二人找了一阵，终于循声找到一处山泉。巧儿这才放了它的手，蹲下身将衣服沾湿，用力搓洗。

那僵尸在旁边待了一阵，见她并不逃走，也便抬头，继续吐纳充沛的山间灵气。

巧儿洗一套衣服自是用不了多少时间，她将衣物都拧干，只觉得身上痒得难受。

偷眼打量了它几次，见它似乎并没有在意自己，便悄悄解开衣扣，就着湿衣擦洗身体。

山泉带着特有的纯净清凉，这是长期做惯粗活的她未曾享受过的。她本是西村柳员外府上的一个粗使丫头，许是因着烧坏了脑子、反应迟钝的缘故，父母自将她卖过去后就没再登门看过一眼。

她在柳家待了五六年，仆人都知道她脑袋有些不灵光，脏活累活便总喜欢推给她。她也看不出来，仍旧是傻呵呵地过了这么多年。

如今这一番失踪，柳家自然是报了官的，但是说来不过就是一个粗使丫头，或许自己跑了也说不定。于是几日之后，众人也就慢慢地将她忘记了。

巧儿擦拭净了身子，见它仍没有离开的意思，便将辫子也解了，脱了鞋子，挽了裤脚，在水里好生清洗了一番。

待她擦干了头发，那僵尸仍旧吸食月光，她小心翼翼地往左边挪了挪，见它并无反应，又偷偷挪了挪。

如此在离它五步之后，它转头，它面部皮肤也早已僵硬，不可能有表情，巧儿却只觉得那双眼中绿光大盛，它似在瞪她。

她有些怕，又很自觉地往它身边挪近，它便侧过头去，不再理她。

如此一直到寅时，它终于动了一动，一手将巧儿扛在肩头，回到山洞。

到棺材前，它将巧儿放下来。巧儿这次学乖了，就牵着它到一处树枝低矮处，将湿衣俱都晾好。它在旁边看，也不知道在想什么。

末了，一人一尸一并回到棺材面前，巧儿自己爬进去，他便倒在她身上，依旧将她压成煎饼状。

棺材盖重新盖上，天色渐亮。

到早上，有人过来换饮水和食物，巧儿从棺材盖未合严实的缝隙里看过去，正是那个被唤作小四的小道士。

临末，他打开棺木，往里瞧了瞧，僵尸仍然睡着，他笑着伸手拍了拍巧儿的脸，巧儿自然是来不及避开。直到那微凉的指尖蛇一般触在她脸上，她才慌忙往僵尸身下躲。

那小四阴阴地一笑，倒是没再为难她，径自离开。

巧儿一直偷眼望着，看他走了方才将头从僵尸脖子下探出来。棺盖未合，光线很好。她可以看清这僵尸的形貌，这时候看不见獠牙，它的相貌并不显狰狞，只是肌肉太过僵硬，便有些不似真人。

她好奇地伸手触触它的脸，触感依旧冰凉。她想着它的獠牙，便又去看它的唇，那紧抿的双唇并无突起，也不知道獠牙缩到了哪里。

这样想着，她竟然也将手指探进他嘴里，也四下里摸索了一番，并无所获。

那僵尸却也不知是何时睁开眼的，天至正午，日头正盛，它也懒洋洋地提不起精神，就这么与她对望。

巧儿抬头迎上那双深绿的眸子时也吓了一跳，赶紧将指头抽出来。它口中没有唾液，却带着微腥。

巧儿这才反应过来自己在做什么，忙将手指在棺材上蹭了蹭。它却没有其他动作，似是睡意朦胧的模样，眯着眼睛望了她一阵，又合了眼，再次一动不动。

这般过得几日，山对面起了另一座道观。

这事冲灵老道经历得多，下午便来到巧儿这边，给僵尸写了一纸符文。

晚上僵尸依旧起来，巧儿不知道它是不是真能看懂那黄色符纸上奇怪的字符，但它真的在面前站了一阵便欲出门。

临走时似又对这个玩具不太放心，在棺边转了两圈，它仍是将巧儿抓过来放在棺材里盖好，这才匆匆出去。

相处几日，巧儿也约莫熟识了它的性子——只要她不逃跑，它并不经常吓唬她。可是她怎么能不跑呢？总不能跟一个僵尸这样过一辈子。

是以她仍拼命推那棺盖，只是那棺盖一旦合严便极难推动，她努力半晌，最终还是只得停下来喘气。

它这一趟便出去得有些久，及至丑时末方才回转，开棺时竟然还带了两个苹果，硬要递给巧儿，巧儿想了半天它是要喂给自己吃：“你……哪里来的？”

她小心地接过那苹果，再度确认：“是给我吧？”

那僵尸见她接了，却是极高兴的模样。它去了对面山上的道观捣乱，回来时见有小孩偷摘苹果。想着他们模样都差不多，她应该也吃这个。

于是它跳将出去把小孩吓跑了，自己偷了两个。

它再出去吸食月华时巧儿便从棺里爬出来，就着清水将苹果洗干净，啃了起来。

第二天，山下几个村子都哗然，据说有僵尸闯进新开的道观，将观中打了个稀烂，观主的腰都被打折了。

村民大怒——都被僵尸骑头上了你还敢开道观！于是愤怒之下，将这个道观三个道士都给赶了出去。

冲灵道人带了几个徒弟过去，像模像样地做了一场法事，将所收到的妖物给村民添枝加叶地讲了一番，群众无知，尽皆叹服。

冲灵老道在此间的威信，又上涨了几个档次。

第二天，冲灵老道再过来，仍是看了看棺中僵尸，换了巧儿的水和饮食。

巧儿便颇为犹豫：“你……可不可以给它两套衣服？”

冲灵老道还没开口，那个叫小四的小道士已经开始笑了：“哟，怎么，跟个僵尸还睡出感情来了？”

巧儿仍是被它压着，却是满脸通红，它身上衣裳都破成布片了，这样肌肤相贴，她实在尴尬。

冲灵老道却未多说，就吩咐小四取了两套衣服过来放着：“衣服贫道可以给你，至于怎么让它穿上，就看你的本事了。”

两人离开，巧儿对它的性子也摸透了些，白天它不会活动。她越是挣扎着起身，它越不会放手。

“你……我帮你把衣服穿上好不好？”她在它耳边轻声道，它眯了眼睛，趴在她身上不动。巧儿轻轻地给它比画着动作：“穿……明白吗？”

她揪着自己的衣服给它示范，那僵尸也看见了她的衣服，就颇为好奇地去扯，然后它发现原来那层衣服下面竟然还有一层肌肤！

它伸手去扯，巧儿慌了：“别……你别乱动！”

它的指甲已经缩了进去，手在她胸前的系扣上拨弄了一阵，从衣服下摆伸进去，发现这衣服下面居然是很柔软的皮肤。手触在肌肤上的感觉自然是比触在衣服上好得多。它颇为好奇地摸来摸去。

巧儿又急又慌，动作却不敢太激烈——它很容易撕坏衣服。

它眯着眼睛，懒洋洋地摸过她平坦的小腹，又好奇地往上。

巧儿捉住它的手，羞得眼眶发红，眼泪在里边打转：“你放手，不要脸！登徒子！”

好在白日里它精神不济，只玩了一会，又合眼睡了。自此，巧儿再不敢提穿